

试析吴宓的和谐论

郭作艳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要: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重要派别——学衡派的领军人物, 吴宓珍视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 尤其是传统的道德与人格论。在融合了美国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后, 他认为只有在道德的约束下, 人的本性才不至于走向欲望的极端, 人类才能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 物质文明与现代文明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概言之, 即借助于道德, 使人的内在与外在趋于理想中的和谐。

关键词: 吴宓; 道德; 新人文主义; 和谐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1-0008-04

一、吴宓和谐观的形成

吴宓, 1894年生于陕西省泾阳县, 童年和青年时期爱好文学, 喜读中国古典小说, 同时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倒背如流,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逐渐成长为一个鄙视功名利禄, 抨击拜金主义, 追求道德至上的人格主义者。他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精神, 且认为这是救世良药: “近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无论其文章、哲理, 即所含关于日常事物之规诫, 以及政刑礼教之设施, 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 可成千百言, 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下药。”^[1]

1917年夏, 吴宓赴美, 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 次年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白璧德推崇新人文主义, 其学说远宗古代的亚里士多德, 力图恢复人文主义传统, 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救治现代社会的混乱与危机。吴宓在美国似乎找到了一个崭新的空间, 他觉得自己在国内所抱定的理想可以在美国得以自由翱翔, 因而服膺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并自此树立了融汇中西悟真崇道的人文主义理想, 恒以出世心为入世事。

吴宓在美学习的年代, 世界和中国的局势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刚从一战的炮火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满目创痍, 人心彷徨。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 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怀疑, 转而向东方寻求解脱之计。而在古老的东方, 吴宓成长的国度, 正在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 旨在向西方寻求良药, 以摆脱中国的落后, 达到救国民于水火的目的。值此时机, 1921年6月, 留学五年后, 吴宓由美国回到南京, 同时执教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 并主办《学衡》杂志, 开始全面系统地阐发介绍自己的道德济世情怀。这种深切的情怀集中体现于他的和谐观, 包括和谐的人性、和谐发展、和谐的人类社会。

收稿日期: 2007-07-14

作者简介: 郭作艳(1977-), 女, 河北保定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思想史

二、吴宓的和谐论

（一）人性的和谐

吴宓哲学观的基础是一多融合。他认为“一”与“多”的对立矛盾是随处可见的，但可以从对立与矛盾中引导出统一与和谐。人有多种欲望，但都有向上之心，向上即向着“一”，向着理念世界，向着至善的境界，二者统一于实践，在现实中达到和谐。

吴宓确信“人性二元”之说，承认人性中存在善与恶的永久冲突，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扬善抑恶，以理制欲：“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使有节制之平均发展。”^[2]他认为：“一切生人，都有三欲：知识欲，权利欲，感官欲，其三欲宜有节制，不使狂纵过度，成为罪孽。此种节制之工夫，使人之内心外行均成为谐和、平均、完美者，名曰道德……是故道德并非外在之枷锁，乃精神之卫生，为本人之利益，亦为人人所必需者也。”^[3]³⁷⁸道德的进步为人性达到和谐状态的必要条件。他评价自己说：“吴宓一生即兢兢从事于建立道德，其为人及其学说文章之价值（虽甚微小）正即在此也。”^[3]⁴²²真正的道德是可以挽救社会的：“历来世变最烈，新旧交替之时，宗教道德必衰微失势，而物本主义大行，今日救世之道莫如坚持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则既可维持教化，又可奖励学术。”^[4]在道德的感召和约束下，人性可达到和谐的状态。

（二）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吴宓抨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精神混乱，对国内的现代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矫枉过正（比如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对西方的盲目推崇），也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偏颇在当时就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如林琴南对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提出了两点最严厉的指责：第一，“覆孔孟、铲伦常”^[5]；第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5]。林琴南悲愤异常地提到：“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疗，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5]

吴宓曾长年留学国外，他深入学习新人文主义，且深谙旧学。吴宓辩证地分析了中国的礼教法制，认为伦理道德有“本体”有“末节”，所谓“本体”，也就是伦理道德的“根本之律”，所谓“末节”，也就是作为伦理道德的“枝叶之外形”的“风俗、制度、仪节”，他所要保存的乃是礼教的“本体”，至于“末节”可以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因而传统与现代可以在形式之外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即统一在“道德”的旗帜之下。他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皆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4]“孔孟之人本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撮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4]“昌明国粹，融化新知”^[6]是其思想理念最准确的概括。

梁启超曾言：“道德本无新旧可言，旧道德三字实不可成名词……吾以为道德最高之本体，固一切人类社会所从同也。至其具象的观念及其衍生之条目，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灭之象立见。”^[7]其实，文化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基于对传统的吸收和改造，抛弃传统的现代化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改造的结

果很可能是自我的迷失。吴宓曾引用艾略特的观点解释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即现在中的过去，创造即由现在改变了的过去，意识到“现在”也显示意识到了“过去”，二者不可能割裂，而是历史地统一在了一起，显示着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三) 人文与科技的和谐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人们沉浸于物质文明的创造和追求之中，而忽视了对人自身生存意义的探索。吴宓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讲求实际的，聪明的，优秀的和勤劳的民族，充满了常识，并长于实际智慧与道德。今后欲振兴中国，在实行上应：(1) 发展并改进经济与实业（科学、技术、组织）；(2) 促进与实施实用道德（常识、中庸）。”^[8]这实际上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问题。吴宓认为，人类应当注意保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尤其是要注意保持人文信仰、道德意志和温情具有的永恒价值。他认为：“宇宙间之事物，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可知者有限，不可知者无穷。故须以信仰及幻想济理智之穷……又须以宗教道德成科学之美。”^[9]因为在他看来，越是依附于“物的世界”，“人的世界”就越贬值。在教育观点上这一点体现得非常鲜明，吴宓有言：“人文教育，即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相对而言。”^[2]《学衡》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刘伯明也曾说：“了然教育之以造人为目的，非仅传授与智识技能。”^[10]道德对科技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许多问题能起到规范、导向和推动作用，它可以使科技在人类的调节下得以和谐发展。

三、结 语

作为新人文主义的服膺者，吴宓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主张用道德节制欲望，调试情绪，以达到心灵的宁静和谐；他主张在不抛弃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因为传统道德的精义，即人类对至善境界的不懈追求，能够医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弊病，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和谐；同时，他认为只有重视目的的道德性，科技的发展才不至于走入误区，概言之，人类在注重“工具理性”的同时也应注重“价值理性”。客观地说，吴宓的和谐观重视道德的价值，体现的是更为深切和久远的终极关怀和超越功利性的深沉思考，其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警醒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吴宓. 吴宓日记: 第1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80.
- [2] 胡先骕.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J]. 学衡, 1922, (3): 1-12.
- [3]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M]. 陈平原, 编校.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4] 吴宓. 论新文化运动[J]. 学衡, 1922, (4): 1-23.
- [5] 林琴南. 林琴南与蔡子民书[N]. 大公报: 天津版, 1919-03-23(1).
- [6] 学衡编辑部. 学衡杂志简章[J]. 学衡, 1922, (1): 卷首.
- [7] 梁启超. 复古思潮平议[C] // 王德峰. 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175-182.
- [8] 吴宓. 文学与人生[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123.
- [9] 吴宓. 我之人生观[J]. 学衡, 1923, (16): 1-26.
- [10] 刘伯明. 共和国民之精神[J]. 学衡, 1922, (10): 1-6.

On the Theory of Harmony from Wu Mi

GUO Zuoy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China 050091)

Abstract: As the leader of Xueheng School,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the 1930s, Wu Mi cherish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s, particularly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personality theory. After integrated with the new humanism represented by Babbit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 thought that only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morality can human nature not take to the extreme, human beings find the point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and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come to a harmonious state. In a word, supported by virtue, one's internality and externality tend to the ideal harmony.

Key words: Wu Mi; Virtue; New humanism; Harmony

(编辑: 刘慧青)